

那一抹春色

沈杰

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”的生动景色。池塘里游来游去的观赏鱼时而沉下水底，时而露出头吐泡，漫无目的，无忧无虑，喷泉边围着的鱼更多，都争相与溅起的水花嬉戏，欢快得像孩子。眼前的景象一下子让自己如释重负，忍不住闭起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尽情享受并陶醉在这春天的世界里。

连日来疫情的阴霾和家事的烦恼一度令我郁闷不安，单位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，经营受挫，母亲身体状况不佳，药不离口，我也是意志消沉、无精打采，下班回家就足不出户。没想到家门口的春天竟如此美丽，徜徉其中，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，内心的压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看来春天真的能疗伤。花草树木没有因为秋冬的严酷而倦怠停歇，却一直在蓄势待发，等到春天再重新盛开，植物尚且如此，我们人更要懂得学会放下，不向困难低头，不向命运屈服，乐观向上，勇于面对，努力地生活和工作，那样，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清晨打开窗户，一股清香袭来，是桃花，也是杏花，夹杂着泥土里钻出的小草的气息，沁人心脾。放眼望去，小区里郁郁葱葱的香樟树、果树、灌木丛就像刚睡醒的样子，铆劲地吐出新芽，像刚披了一件件粉绿色的外衣，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，眨着亮光。

吃过早饭，一看时间还早，忍不住下楼遛达一圈，春天就离得更近了。一片片草坪就像画家刚涂上的水粉颜料，有深绿的，有浅绿的，还有秋天枯去还没复苏的焦黄色相互渗杂，层层叠叠，美不胜收。躲在角落里的迎春花开得正艳，黄得刺眼；红色的枫树零星地点缀着这绿色的海洋，显得格外醒目；一年四季常青的樟树、黄杨树、桂花树始终保持着不温不火的状态，唯有叶尖发出的新叶才寓意着春天的到来；一些还没有完全苏醒的树木，像栎树、朴树虽然光秃着枝头，但已有叶芽从树尖冒出，静等暖阳的沐浴和春风的洗礼。路边的白玉兰等不及地要展现美丽的花朵了，抢在长叶之前先吐出了花蕾，只需短短数日就能完全绽放，花香浓郁，洁白无瑕，让人大饱眼福。但遗憾的是她的花期很短，半个月左右就会凋谢，随后长出稠密的树叶覆盖枝头，把自己包装成生命力旺盛的树种。小区中央喷水池边的柳树枝头挂满了新芽，一片嫩黄，让我想起唐代诗人杨世源在《城东早春》里描写的“诗家清景



“电影梦”

涂俊明

小小年纪的那时候，电影，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就是迷！那一方洁白如银的银幕上，“黄继光”“董存瑞”那些真人真事、真刀真枪、真山真水，活灵活现。配上银幕背后悬挂着的共鸣式音响喇叭，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那些美丽委婉的歌声，上甘岭上那种噼噼啪啪的刀枪撞击声，还有迎面呼呼开过来的坦克与飞机……声画同步，逼真逼真！

哦，电影，就是又一方人生的大世界！真的，里面喜怒哀乐、慈善凶残、莺歌燕舞、童话神仙，样样都有，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就在电影里满满地盛装着，就在那洁白清新的银幕上。

我，迷上了电影。于是，街镇上苍老的“红星剧场”里，只要来了电影放映，我必须去之；小学操场张挂银幕了，我必提前到此候之；邻村的大晒场上放电影，我顾不得晚饭饱腹，便提前赶到，久久地痴痴地守之。一次，邻村中浒庄放露天电影，我去得太早，人家还在架设机器设备，拉升张挂着大银幕。

“小朋友，帮帮忙好勿啦？”“您要我干啥？”“噢，帮忙把那喇叭线递过来……”我兴冲冲地配合，又是拉绳子，又是递电线铅丝的。完了，又假装老练成熟地来到放映机旁，看看有什么需要递送帮忙的。有时候还情不自禁地手痒痒，轻轻地缓缓地摸摸胶片圆盘，心说：“今晚的战斗故事《回民支队》全部在里面歇着，马上天黑就要放映出精彩来了……”

“伍拉头（大人对小孩的呢称）哎，你帮忙不少，就让你摸个够哈！”放电影的师傅既是夸我，奖励我，又像是带着几分逗趣。

“要是以后我能够放电影多好啊！”一种憧憬，在心里；一种期待，也在梦里。

为了圆这个“电影梦”，我开始对放映队感兴趣，顿生对放映员这个职业肃然起敬。记得那个时候就读小学里有位吴春大老师，在遴选放映员时，居然被“提升”出去，到县里的流动电影队学放电影。吴老师，我们都认得他，只是自从他加入电影队，在操场露天放电影值机挂片操作时，工作灯下的吴老师更显得英俊可敬，“哇哈，我们学校的吴老师还会放电影哩！”孩子们奔走相告着，如此这般地对曾经的老师赞美着，我的心里则是加倍地敬仰着：“我以后也能够像吴老师那样放电影，那该有多好！”

做起“电影梦”了，会在学习与生活里随时随

地随处演绎出来。我常常在作业本上爆出声。那些作业空白界面，我可不愿浪费，会学着画上一二段电影胶片，还用瓶盖作模，画上几个胶片盘，再“美化”一下，组成一幅小

故事；图画课上，最希望老师给“创作画”作业。那样的话，我的图画作业稿，肯定是银幕、放映机、胶片盘、镜头光线路、战斗画面、八一电影制片厂那“五角星”放光芒等电影画面；黑白报上，时有我模仿着电影队大人们刻写幻灯片字样：“静”“换片”“再见”等……五年级班主任王田法老师说：“你格细佬，四处八到都涂画着电影，以后就放电影好咧……”孩子气的我，居然听不出来这是老师在打趣我，听之还是蛮兴奋的。

后来，“电影梦”里没有成真，没有能当上放映员，沮丧了好大一阵子。

俗话说“机会等着有备者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单位执行行政机关成员下基层，“管理人员学技术”一时成为时髦的风潮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提请政治部购买电影放映机组，我要学放映！就这样，实现了电影放映梦的第一步，经过专业培训，名师传导，通过了专业考核。我获得省公司核发的电影放映员技术证书，“冠冕堂皇”地成为一位心仪的放映员！虽然这仅仅是“兼职”，我都会时不时地当作“正业”来干。于是，我把玩着最小最轻便的8.75毫米、F长江—16毫米移动机，到当时先进的长江35毫米移动式座机，从电子管到晶体管，再到印刷电路板机组，什么光还音、磁还音系统，逐一拨弄操控，以手中的电影放映机为武器，传播着时代脉搏，播散着社会正能量，为丰富工间文娱生活，褒扬轰轰烈烈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“一盘接着一盘”地宣示着银幕光彩！

再后来，从兼职玩电影到转型写作，升华着我的“电影梦”。结合自己的政工宣传岗位，我越来越觉得可以进一步发展。于是就有了后来参与的纪录片专题写作与实地实时组景拍摄，试手《祖国新貌》《新闻简报》写作与掠影。甚至于在专题片的拍摄制作中，划着小舢板，冒着零下近20度的严酷恶劣气候，连摄影机都冻得转动迟缓秒速了，还坚持奋斗在冰天雪地的主淮河上……

哇哈！时过境迁，眨眼间就是几十年。眼下，我的“电影梦”显然已经醒了，留下了那些青涩岁月的痕迹，虽然记录与记述永不会复返，回忆起那场人生“电影梦”来，还是真是回味无穷，念想多多……

“看来，我和她真的没希望了。自己真蠢。三十六岁了还有三个孩子，竟做那般非分之想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那果真是事实么？难道那样的感情仅仅是一种性欲，而不是所谓的爱情？”这是一个中年小说家，——不过在文坛还默默无闻——名字叫竹中时雄的困境。人到中年的时雄，一边是下午四点回家，总得面对的永无变化的妻子的脸；一边是一口一个“老师、老师”叫着的，年轻貌美，令他心旌摇荡的新派女弟子，十九岁的横山芳子，他遇到了许多油腻中年男人大概常遇到的难题，这该怎么取舍呢？

当然，如果两人只是一般师生关系，就不存在如何取舍问题，关键是他和芳子之间，通过表达感情的通信，证明了俩人非同寻常的关系。正因为有妻小，顾忌社会舆论又是师生关系，两人才没有最终堕入爱情的陷阱。可是，怎么处置这种相互间的轻易缠绵呢？再说，姑娘激情荡漾的情书时刻在明里暗里表达她的苦闷——我要如何爱你，老师。

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大师，与岛崎藤村齐名的田山花袋，在其代表作，“私小说”《棉被》中，一开篇就抛给读者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，迫使读者君跟着他往下阅读。按照常理，此类矛盾的解决方式无非两种——非此即彼。此：和妻子离婚，与芳子在一起，可以谈谈哈普特曼《寂寞的人》，屠格涅夫短篇小说《浮士德》，但社会舆论的压力巨大，简直能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，而且芳子来自新见町，只是一名崇拜自己的学生；彼：抛弃胡思乱想，和妻子厮守一生，然而发妻最大的满足却是生儿育女，不会跟随夫君，像美丽的新派娇妻那样相拥相偎着散步，也不会去探亲访友时流畅自如地与人交

谈，甚至没有兴趣阅读自己耗尽心血写出的小说。“孤独哇！”时雄因之痛苦不堪。

如果结果是以上两种的任意一种，那就不必称之“私小说”了。究竟什么是“私小说”呢？还需要简单说明一下。所谓“私小说”，重点在于“私”字。在《新汉和大辞典》中，“私”等于日语的汉字自称人称代名词，也就是“我”，这和汉语大不同的，汉语的“私”，是和“公”相对，没有第一人称的含义。“私小说”其实是“我小说”，强调自我真实的绝对性，它源于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，又不完全等同，侧重于暴露自我的罪恶感和内在丑恶。私小说的代表田山花袋淡化了岛崎藤村式的社会问题性，更加重视

沉甸甸的一床《棉被》

刘嘉

所谓的“个人化”“隐私性”的生活经历或内心世界之写实。小说《棉被》中竹中时雄的无奈哀叹，正是作家这种观念的写照。

于是矛盾有了第三种解决可能，就是“我得不到谁也得不到”。时雄充分展示了他自私可憎，无耻下流的一面（真令人讨厌！）。漂亮的，新派的芳子亭亭玉立，不仅吸引着时雄，自然也吸引着其他男人，不久，芳子有了男朋友田中秀夫，在返回东京的途中，俩人去京都嵯峨游览，出游的时间是两天，有没有发生性关系，始终让时雄耿耿于怀。回来后，芳子不断收到秀夫热情洋溢的求爱信。见此时雄感受到无尽的苦闷，他的心中郁闷不已，仿佛真的被人夺去所爱似的。唉！正是自己的优柔寡断，让别人钻了空子。晚上，他借酒买醉，裹着妻子的棉

被，烂醉如泥，横卧在厕所，睁大锐利的双眼，一夜未眠。

苦闷过后，时雄决定要为自己心爱的女学生谋取“真正的幸福”。他邀请芳子搬进自己家二楼，借助老师的威权，规劝“两个人都要好好学习，把希望放在将来，将来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”。芳子虽然被他变相关押，却心系恋人。鱼雁往返之后，秀夫决定也来东京谋生。俩人可以经常见面，这让时雄嫉妒之火熊熊燃烧。他忍着怒火劝说秀夫回去，但被心意已决的秀夫拒绝了。无奈，他最终通知并将实情告知芳子的家人，这个杀手铜其实也让自己恐惧害怕，一旦芳子被带回乡下，自己也见不到她了。

芳子的父亲来到东京，四人坐下来激烈交谈，时雄煽风点火的言辞让老派的父亲下决心带芳子回家。想到从此便无法看见芳子美丽的面容，时雄心中充满了无以言表的孤寂感。但他觉得，毕竟从竞争者手中夺回了芳子，于是又感觉到一丝愉快。

生活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，寂寞，荒凉的心情，妻子叱骂孩子的声音，让时雄更加心灰意冷。小说最后，他打开壁橱，里边叠放着芳子常用的棉被，取出那沉甸甸的棉被，熟悉的女人的油腻气息与汗味儿让他心脏通通乱跳，他把脸贴在上边，尽情嗅着熟悉女人的身体气息……他哭泣不已。

《棉被》创作于1907年，自我性心理的大胆曝露，呈现了人类极度真实的生物本能和阴暗部分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从此，日本现代文学便有了“私小说”这样的文学样式。“私小说”也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，比如郁达夫，苏曼殊，陈染，林白，卫慧，春树等。

空门(之二)

邹晓慧

孤独的时候
自己寻找自己
左手握着右手
随之而来是寂静
就象在黑夜用黑布
蒙自己的眼睛

无灯的黑夜
自己寻找自己
就是找黑夜的黑夜
和黑夜面对面
空谈

孤独的时候
周围空无一人
空无梦想
空无红尘
空无内心
只剩下
简单的
禅

人活一世
空无门
进来或
出去